

大学文科基本用书·哲学  
DAXUE WENKE JIBEN YONGSHU

ZHONGGUO  
ZHEXUE GAILUN

# 中国哲学概论

胡伟希 著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什么？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以“道”为中心，对中国哲学的基本性格进行梳理和分析。中国哲学的“道”包括“天道”和“人道”，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天道与人道又是相互贯通的。因此，天道如何贯于人道，以及人道如何实现天道，成为中国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此外，中国哲学讲究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的合一，这除了表现为中国哲学对“天人合一”的强调之外，还体现于中国哲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大学文科基本用书·哲  
DAXUE WENKE JIBEN YONGS

B2  
131

ZHONGGUO  
ZHEXUE GAILUN

# 中国哲学概论

胡伟希 著

中国哲学的特质是什么？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本书以“道”为中心，对中国哲学的基本性格进行梳理和分析。中国哲学的“道”包括“天道”和“人道”，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天道与人道又是相互贯通的。因此，天道如何贯于人道，以及人道如何实现天道，成为中国哲学思考的一个基本问题。此外，中国哲学讲究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的合一，这除了表现为中国哲学对“天人合一”的强调之外，还体现于中国哲学所讲的“内圣外王”之道。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哲学概论/胡伟希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1

大学文科基本用书

ISBN 7-301-08210-X

I. 中… II. 胡… III. 哲学-概论-中国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4191 号

书 名: 中国哲学概论

著作责任者: 胡伟希 著

责任编辑: 戴远方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210-X/B·029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mailto: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排 版 者: 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 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8印张 246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4.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目 录

导论 中国哲学中“道”的观念·····	(1)
一、哲学何为? ·····	(3)
二、中国哲学中“道”的开展·····	(7)
三、“道”的历史演进 ·····	(11)
第一章 孔子:“仁者爱人”与“中庸”之德·····	(23)
一、“礼”的突破 ·····	(25)
二、仁之境 ·····	(29)
三、德治与仁 ·····	(34)
四、中庸之道 ·····	(38)
第二章 孟子:“居仁由义”与人性之辩·····	(41)
一、孟子与他的时代 ·····	(43)
二、性与天道 ·····	(47)
三、直觉体证 ·····	(55)
第三章 荀子:“隆礼”与“天人相分”·····	(63)
一、伦理与道德 ·····	(65)
二、荀子的“隆礼”思想 ·····	(69)
三、天人之论 ·····	(77)

第四章 老子:无为而无不为	(85)
一、老子为什么尚“无”	(87)
二、为学与为道	(93)
三、“道”的思维方式	(100)
第五章 庄子:逍遥之境	(105)
一、庄子与《庄子》	(107)
二、庄子的论辩	(113)
三、庄子论人生境界	(118)
第六章 先秦其他学派:法家、墨家与名家	(127)
一、韩非子:理与欲	(129)
二、墨子:天·鬼·人	(137)
三、辩名与析理	(144)
第七章 魏晋玄学:“言意之辩”与“圣人体无”	(153)
一、魏晋玄风为什么盛行?	(155)
二、“言意之辩”	(159)
三、儒道会通	(165)
第八章 隋唐佛学:“真俗二谛”与“转识成智”	(173)
一、佛教哲学的“义理”	(175)
二、佛教的东传:僧肇与竺道生	(179)
三、天台宗与华严宗	(185)
第九章 禅宗:平常心是道	(191)

一、禅宗思想源流 .....	(193)
二、禅的境界 .....	(197)
三、“公案”与禅宗思维方式 .....	(205)
<b>第十章 程朱理学：“性即理”与“格物穷理” .....</b>	<b>(209)</b>
一、宋明理学的基本关怀：本体与工夫 .....	(211)
二、性即理 .....	(216)
三、涵养与用敬 .....	(222)
<b>第十一章 陆王心学及其蜕变：从“致良知”到“做工夫处     即本体” .....</b>	<b>(227)</b>
一、心即理 .....	(229)
二、“致良知”与知行合一 .....	(232)
三、阳明后学 .....	(237)
四、刘宗周：“做工夫处即本体” .....	(242)
<b>第十二章 中国现代哲学：知识与价值 .....</b>	<b>(247)</b>
一、中国现代的经验论哲学 .....	(249)
二、中国新实在论哲学 .....	(258)
三、现代新儒家 .....	(264)
四、中国哲学的未来 .....	(272)
<b>主要参考论著 .....</b>	<b>(279)</b>
<b>后 记 .....</b>	<b>(280)</b>

# 导 论

---

中国哲学中『道』的观念





## 一、哲学何为？

在写哲学著作，尤其是写关于哲学史的著作的时候，首先会碰到一个关于哲学的定义的问题。任何其他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学或者文学批评之类，都不会说在动手写作之前，还会想到有一个关于学科的定义问题。唯独哲学如此。这不是说明哲学这个学科还不成熟；恰恰相反，它说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饱经沧桑与风霜，以至于很难用一个专门的定义来加以范围了：它是如此世故，如此桀骜不驯，以至于它会在不同的人面前，装扮出它不同的嘴脸。这是哲学的过错吗？否。哲学之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就在于它追问问题的方式。任何其他学科，也都追问问题，并由于问题的不断提出和解决而得以发展；唯独哲学，它不断地给自己提出问题并加以解答，却又不断地加以否定。既然对问题的看法老在变化，因此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它很难是积累性与知识性的，而是颠覆性与怀疑论的。对于什么是哲学的看法也是如此。

因此，我们在写哲学书，尤其是在写关于历史上哲学思想发展的著作的时候，看来明智的做法，就是根本不用再去思考何者为哲学这个问题，只要抓住你心中突然间出现的一个思想观念，将它作为你写作哲学书时的灵感就行了。这个办法好像也挺好使：不管三七二十一，反正哲学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只要我认为它适合我写作时的想法，就将它作为哲学的定义好了；假如有人追究，我不是可以用哲学是追求过程，而非追求固定的对象一语就

可以搪塞过去吗？在某种情况下的确如此。我们看到，目前哲学学科遇到的最大障碍，还不是哲学能不能下定义的问题，而是哲学可以随意下定义的问题。而哲学之所以可以随意下定义，又是由于人们发现哲学难以下定义这种情况所导致的。看来，哲学定义的虚无主义与哲学定义的随意性，都是由同一个问题所引起的。

还是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问题吧。既然哲学难以下定义，那么，我们先不忙着给哲学下定义，而是转向这么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可以看到，这个问题是可以不用追问哲学是什么就可解决的。正如我们在不知道什么是空气之前，就会知道人人都需要空气一样，为什么需要哲学这个问题也是如此。因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人们从常识的角度也知道：人类离不开哲学。人类为什么离不开哲学呢？人们发现：尽管历史上，哲学讨论的或者提出来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但很奇怪，这些问题却长久地吸引着人们的注意，甚至愈是才智高超之士，愈容易被这些问题以及讨论问题的方式和方法所牵引。这样看来，哲学不能说与人类的生活无关，而是与人类的精神生活发生极大的关联。原来，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其与动物之根本区别，不在于人类有不断增加的物质方面的需要，以及有不断改进的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方式和手段，而在于人类具有一种属灵的需要。就是说，人总有一种超越个体物质生存的终极关心：作为人，他要追问这样的问题：人究竟为什么活？人究竟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究竟如何？等等。这些问题，无论科学如何发达，都不能给我们提供答案；而哲学由于是对这些人类终极关心的问题的追问，因而而为人类所需要。

在解决了哲学何为这个问题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理解“哲学”这个词的涵义了：哲学出于人类对终极关心的问题的追问的需要；然而，人虽然具有理性，却又是有限性的存在；由于这种有限性，他不可能获得关于终极关心问题的完满的答案。这就注定了人类对终极关心问题的追问永远是一个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古希腊人将哲学定义为“爱智之学”。这里的爱是热爱、追求的意思；而热爱、追求智慧还不等于智慧本身。无独有偶，中国

古人关于哲学的看法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处。哲学,在中国古人那里称之为“道学”。“道”字包含两种意思:一者为“道路”,一者为“终极目的”。因此,“道学”的意思乃指对终极目的的追求。这与古希腊人对“爱智之学”的看法是一样的。

然而,同为追求人类终极关心的问题,在具体提问的方式与解决问题的方法上,中西哲学却有很大不同。对于作为西方哲学源头的古希腊哲学来说,它从生命的易逝与有限性中发现了“命运的悲剧”,故古希腊哲学其实是对于“命运的悲剧”的叩问。为了使人能逃脱生命的悲剧,古希腊哲学专门发展了一种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的特点是本体与现象的二分。按照柏拉图的说法,现象永远是本体的不真实的摹本。因此,柏拉图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要去追求关于本体的知识,这种关于本体的知识称之为“理念”。所以,对于柏拉图来说,生命的意义与目的就在于如何去追求与达到本体。但对于古希腊哲学来说,这种关于本体的知识又是人的能力无法达到的,它属于“神知”;尽管如此,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还是应当去追求它。这样看来,古希腊人不仅对于人的命运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其对于人的认识能力亦是持怀疑论态度的。这种悲剧意识与怀疑论后来一直成为西方哲学的传统。

与古希腊哲学相反,中国哲人很早以来一直对生命的意义问题持一种乐观的看法。尽管生命是易逝的,但在中国古人眼里,这种生命的易逝与脆弱,并不说明生命是不幸的。相反,中国古人正是从生命的易逝与变化中,发现了生命的永恒性与意义。换言之,对于中国古人来说,生命本来就处于不断变化与变动之中;生命的这种变化与变动,其本身就体现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可以看到,中国古人这种将变动与变化视之为生命价值与意义的看法,是与其对于整个宇宙过程的看法与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宇宙就是一个大生命;天地万物变化不居,生生不息,这本身就是最高的意义与价值,此外更无所谓意义与价值。所以,揭示宇宙之天道原理的《周易》说:“生生之谓易”。孔子也对生生不息的天道原理作了这样生动的

描绘：“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道既如此，人道又如何呢？中国古人从天道想到人道：人作为宇宙中一物，与宇宙中其他万物一样，也服从与遵循天道。变化与变动既然是宇宙之本性，因此，人的生命也同样是顺其自然，处于不断变化与永恒变动之中的。因此，人的个体生命的易变与消逝，并不说明人的生命的脆弱与无意义；相反，它正印证了生生不息这一伟大的宇宙原理。

应当说，蕴含在这种从天道下贯于人道的看法中的运思方式，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古希腊哲学的所在，就是它不强调本体与现象的二分，而是提倡本体与现象的统一。所以，尽管中国哲学也有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上》），但作为中国哲学的主流，却赞成“道亦器，器亦道”（转引自《刘子全书》卷十一）。这种“器亦道，道亦器”的看法贯穿于中国哲学的始终，并且成为中国各派哲学观察宇宙万事万物的出发点。正因为中国哲学不认为有可以脱离器而独立存在的道，所以，对于中国哲学来说，道与其说是一种实体，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或者一个过程。就是说，一方面，天道不能脱离人道而独立存在，它体现为人道；另一方面，人道又必须体现天道，天道有待于通过人道才能实现。这样，道在中国哲学中其实有两种涵义：既是天道，又是人道；而且这两者的关系是密切相依的。但我们知道，“天”这个概念最早与“天命”相连，具有它的超越性与无限性，而“人”这个概念则代表一种主体性，同时也是一种有限性。将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就意味着要通过人道去践履与实现这种天道的无限性。所以，在中国哲学中，所谓“道”不是其他，其实就是通过人的努力与实际行动，去实现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道”的词源义是“道路”的意思，但这道路并非具体的路径，而是指人生的道路，它通向遥远的地方，指向无限性。因此，求道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永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在这持续的过程中实现。从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哲学称为“道学”，这种道学的古义与古希腊人将哲学称为“爱智之学”的意思是一样的，即哲学应当教人去

追求无限。只不过包括古希腊哲学在内的西方哲学传统认为人虽然应当去追求与实现无限,但是无限究竟在本体界,人终不可达;而中国哲学则认为人可以在这种追求中实现无限,它对于人道的看法始终是乐观的。

## 二、中国哲学中“道”的开展

从上面看到,道在中国哲学中包含着两种涵义:天道与人道。道既表示着天道的无限性,同时又代表着人道的有限性。而它的整体意义,就是如何在人的有限性中实现无限性,以达到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追求人的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的学问。由于受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与制约,中国哲学这种追求自我实现与自我超越的学问,主要关注如下三个基本问题。

一、天人关系。与西方形而上学以本体界为对象不同,中国哲学认为形而上学就是“天人之学”,它要像司马迁所说的那样“究天人之际”。就是说,形而上学既不仅仅以天道为对象,也不仅仅着眼于人道,而要研究二者的关系。它包括的问题有:天道与人道能否合一?天道与人道如何合一?天道与人道合一的具体途径如何?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属于中国哲学中最富于思辨的部分,也即过去所谓的“玄学”。

二、人我关系。对人我关系的研究一般属于伦理学的范围,而中国哲学之所以将人我关系列为重要的考察对象,乃因为对天道的研究不能脱离人道之故。所谓人道,指调节人我关系的道德原则。可见,人我关系是天人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与展开。只有通过对人我关系的研究,才能具体了解天道如何展现为人道,以及人道如何体现天道。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人我关系的研究不仅仅是伦理学的事情,而要与如何体现天道这一究竟问题联系起来。严格来说,它属于人生哲学而非伦理学,而此种人生哲学必得以天人之学作为基础。

三、身心关系。天人之学并非纯理的思辨,人伦道德也不仅仅是纯粹

的社会外在要求与规范；无论是对天道的追求还是对社会道德义务的承担，都出自于具有主体人格的人的内在要求。因此，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一个很大不同，就是强调对于道德行为主体的人的自由意志的研究。它要从心灵的角度研究人的行为的所以然，以及不得不然。换言之，无论是天人关系也罢，人我关系也罢，都只有着眼于对于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心灵的考察方能彰显其意义。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又可以称之为心灵哲学。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来说，它又称之为“为己之学”。中国哲学又常常将这种具有主体人格的心灵上升为本体，于是对它的研究更习惯地称为“心性之学”。

以上是我们对中国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要指出的是，这所谓哲学基本问题，还不等于哲学思想本身。可以看到，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这三个基本问题还展开为如下几个思想环节，它们才构成中国哲学的具体内容。这就是：天人论、品格论、功夫论、境界论。

一、天人论。中国哲学中的天人论属于道德的形而上学。它要研究人伦道德的原因与根据。中国哲学，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学，都重视对人伦道德的研究，并且将道德发生的根据归之于天。天人论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与形而上学或者说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地位相当，向有第一哲学之称；中国哲学中其他部分，如品格论、功夫论、境界论，都要有天人论作为其立论的出发点与基础。因此，对天人论的论述充分与否，常常成为评价一种思想学说是否上升为哲学，以及作为哲学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之一。当然，在不同的哲学流派当中，天人论具有不同的内容，而且其问题展开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儒家思想中，它常常围绕对“心性之学”的讨论而展开；在道家思想中，它称之为“道论”；在佛学中，它表现为“佛性论”。

二、品格论。品格论是关于作为主体的人的人格养成的学说，它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骨架与内容。无论是对天人关系的梳理也罢，对人我关系的阐发也罢，它都不是一种“空理”，最后必得体现为一种理想人格。因此，严格说来，中国哲学是透过人格问题来理解天人关系与人间伦理的。天人

关系之处处理得当与否以及人间伦理合理与否,都通过人格的概念来加以把握。因此,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是提倡理想的人格,是一种学习“做人”而非“做事”的学问。当然,对于不同思想取向与学派的中国哲学家来说,品格论的具体内容相差很大,如儒家提倡“君子”品格,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圣贤”;道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是“真人”、“至人”;佛学中的理想人格是“佛陀”与“菩萨”。

三、功夫论。中国哲学除了提倡理想人格之外,还相当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这是由中国哲学讲求知识与实践的合一这一特点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哲学从来不是思辨的文字游戏,而是如何做人的实践之方。因此,如何成就理想人格,其方法与途径如何,成为中国哲学探究的极其重要的内容。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来说,最重要的东西还不是“知道”,而是“行道”。对于如何达成理想人格的方式与方法的探究,为中国哲学提供了持续的动力;可以说,中国哲学同一思想大系中各家各派学说的争持,常常并不是关于理想人格的目标看法上有何分歧,而是如何达成这种理想人格的方式方法上的分歧。因此,对于功夫论的研究,就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哲学各种派别的思想提供了渠道与门径。

四、境界论。中国哲学的最终目标,是教人超越当下的生存状态,而达到某种理想的人生境界。因此,中国哲学讲的品格论也好,功夫论也好,并非仅仅为了实现人的个体的现实生命,而是要让理想的个体生命得以实现;中国哲学的天人论,也并非只是抽象的玄思与空谈,而是为人生境界的实现指示方向与目标。所以,中国哲学认为个体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追求一种理想的价值目的。对于中国哲学的不同思想流派来说,其具体所指的理想境界并不相同。例如,儒家强调“仁”与“诚”的境界,道家以“无”与“逍遥”为最高境界,而佛教的最高境界则是“清净”与“涅槃”。

以上我们从天人论、品格论、功夫论与境界论这几个方面对中国哲学的内容作了说明;从这些方面来看,中国哲学似乎是一种人生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的确是一种人生哲学;但是,关于中国人生哲学的特点,还

应当加以分梳。人生哲学要追问人之所以然,要追问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般而言,它关注的是个体生命的实现方式。但对于中国哲学来说,它除了关注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命价值及其实践方式之外,还十分强调个体生命与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存在的关系。就是说,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个体生命的实现不纯粹是个体生命本身的事情,还与社会存在及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中国哲学不仅关注个体生命在社会环境中如何自我实现,而且关注这种自我实现如何作用于社会。对于中国哲学来说,个体生命的自我实现与社会或者群体生命的自我实现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中国哲学对于个体生命的实现,除了指向个体人格的修养及其道德完成之外,还强调个体人格如何去“转世”,也即改造与改良社会环境。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生哲学,而是一门社会实践意义极强的人生哲学。这种社会实践意义极强的人生哲学,用中国哲学的话来说,即是“内圣外王之学”。中国哲学中各家各派,包括儒家、道家与佛教,在如何成就“内圣外王之学”方面具有共同的趋向,就是十分注重社会环境的改造与改良问题,它表现为儒家的强烈用世与经世意识、道家的强烈社会批判意识,以及中国大乘佛教的“菩萨行”与“普度众生”的意识。总之,既强调个体人格的修养与完成,同时也要将这种个体人格展现为一种社会实践,这才是中国哲学作为人生哲学的真谛。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道”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它虽然包含着天道与人道这两种含义,其实,就中国哲学的内容来看,它又是以对人道的探究作为主要线索的。因此,谈中国哲学,主要是谈中国的人生哲学;而中国的人生哲学,又同时包含着内圣与外王这两个方面的要求。对于中国人生哲学来说,内圣与外王不是并列或可以分离的,而是以内圣为本,外王为末,强调从内圣到外王。中国哲学作为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合内外之道”,是强调从个体生命的自我实现原则出发,并最终将这种个体生命扩充至整个社会与人世的各个方面。



### 三、“道”的历史演进

在中国哲学中,道的观念的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

按照历史顺序,我们可以将中国哲学中“道”的观念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先秦时期、汉唐时期、宋明时期、近现代时期。在这四个时期中,“道”的观念的发展各有其特点。今简述如下。

#### (一) 先秦时期

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奠基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哲学学派,主要者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和名家。其中儒家、道家成为后来中国哲学的骨干,尤其儒家思想更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流。从哲学思想的发展来看,虽然这一时期探讨的哲学问题基本上涵盖了天人论、人格论、功夫论以及境界论,但主要的哲学问题却是扣紧人我关系而展开(广义的人我关系,包括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等),而论述的中心内容则是品格论。这是因为:任何哲学思想的产生都不是凭空的,而具有它的思想前提与社会结构的前提。先秦时期诸子百家蜂起,相互争鸣,其最大的思想动因是什么呢?就是围绕着对“礼”的看法而产生的思想分歧。

社会结构先于人的思想而存在;先有了社会结构的存在,然后才有对于社会结构的反思。中国早在公元前8世纪周朝建立以前很久,就形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这种血缘性宗法社会的社会秩序,是一个讲究等级亲疏、尊贵卑贱的“礼治”社会。因此,在周朝以及周朝以前,不仅整个社会秩序是围绕着“礼”来建构的,而且整个社会习俗,以及人们的思想、情感等等,都围绕着“礼”而旋转。这样看来,礼成为社会群体以及个体生命中头等重要的事情。但“礼”之所以需要,除了因为它具有安排社会秩序、维系社会纲纪、凝聚社会团结等极其重要的社会功能之外,从个人的角